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墨子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

墨子

朱越利 校点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墨子/朱越利校点.-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.3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传统文化书系)
ISBN 7-5382-4787-4

I. 墨… II. 朱… III. 墨翟-著作 IV. B22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902 号

总 顾 问 学 术 指 导

陈 原	王元化	李慎之	任继愈	刘 杲	于金兰
顾廷龙	程千帆	周一良	傅璇琮	李学勤	徐苹芳
傅熹年	黄永年			(传统文化书系)	
金克木	唐振常	丁伟志	黄 裳	董 桥	劳祖德
朱维铮	林载爵			(近世文化书系)	
董乐山	殷叙彝	陈乐民	蓝英年	汪子嵩	赵一凡
杜小真	林道群			(外国文化书系)	

学 术 策 划 文 库 工 作 室

王 士	林 夕	柳 叶	
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
王之江	柳青松	袁启江	

总 发 行 人 责 任 编 辑 美 术 编 辑 美 术 编 辑 封 面 设 计 出 版 发 行 印 刷 版 次 开 本 字 数 印 数 定 价

俞晓群
马 芳
谭成荫
谭成荫
陶雪华
辽宁教育出版社 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辽宁省新华书店
沈阳新华印刷厂
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375
150 千字 插页 1
1—10,000 册
8.0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缘起

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。先人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。

当年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风靡一时，至今余响不绝。我们照抄原名，冠以“新世纪”，以示时代差异，但承继之意是不言自明的。

要设计一个所谓世纪工程，选编一些人人当读的书，“万有”一词再恰当不过。这就像把物体间的引力称为“万有引力”一样，它无所不包，无处不在，不叫“万有”，还叫什么！我们只能赞叹王云五和他的友人、同人的聪明才智，并且乐于承继。

要承继的，不仅是一个名称。当年编辑《万有文库》时，据传得到了一大批顶尖人物的支持，有蔡子民、胡适之、吴稚晖、杨杏佛、张菊生、高梦旦等三十余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得失与短长都是显然的，无论是“比不得”还是“不可比”，专家都非请不可，于是也有了陈原、王元化、李慎之、顾廷龙、金克木、董乐山等三十多位海内外的大家出任总顾问或学术指导，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担任策划。当然，聚合这样一些顶天立地的人物，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也无此能力；他们是冲着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这一富有使命感的大名而来的。这只能增加我们的责任，使我们感到，无论对时贤或是对先人，我们的工作都只能做好或不能做坏。

在出版、发行方式上，也有不少承继。六十年前，商务的《万有文库》在廉价简装上作文章，而其销售则以图书馆作为主要对象。我

们今天大体仿此，只是销售对象适应今天的情况更加展开一些。在这“豪华本”和奢侈消费盛行的时代，向读者提出“你的简装书来了”，不免悖时。但看到当年的“万有文库”本在今日旧书肆里依然受到欢迎，也就有了信心。做出版，原是要做“长命”的事。“商务”诸前贤，当年筹划种种，又何曾想到身后的声名会如此流芳多年呢？！

较多不同前人的，大概是内容。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大别为三：传统文化书系，近世文化书系，外国文化书系。传统文化书系重在传统古籍。我们所收，内容自然不出前人曾定范围，书名雷同者至夥，但在“新世纪”里，当求其选题更适合时代需要，校审更精。文本皆系“白文”，后人注释例不收录，以显其文献的本初面目。

近世文化书系，系指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卅年间学人著述，以及一九四九迄今的大陆以外学人的研究成果。这一部分，纯然出于中国大陆知识界步入“新世纪”之需要。过去的年代中，对这方面的成果注意不足，现在我们予以整理编选。希望有了这些书籍，加以中国大陆近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丰硕成果，足以显示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近代学人的全般辛勤劳作。

外国文化书系，面广流长，颇难抉择，加以许多基本著述国内都已译出，重译重出，似无必要。我们准备首先选编一套外国文化学术读本，以为这套文库有关部分的基要，另外，则多收一些大作家的作品，以及近人新作，或名著另译，总之不少是国内已有工作之补苴拾遗。揆诸现状，吸收外国文化，仍然要在启蒙，因此思想之新颖及叙述之生动，还是我们选题的着眼点。

站在前人肩膀上前进，自可省力多多。然而古今毕竟异时，新旧究实不同。我们汲深梗短，难以说可能成就几何，只是如文前所说，“老老实实地做下去，力争好起来”，是我们确定不移的宗旨。通人雅士，幸有以教之。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【目录】^①

出版说明

卷一 / 1

亲士第一 / 1

修身第二 / 2

所染第三 / 3

法仪第四 / 4

七患第五 / 5

辞过第六 / 7

三辩第七 / 9

卷二 / 10

尚贤上第八 / 10

尚贤中第九 / 11

尚贤下第十 / 15

卷三 / 19

尚同上第十一 / 19

尚同中第十二 / 20

尚同下第十三 / 24

卷四 / 28

兼爱上第十四 / 28

兼爱中第十五 / 29

兼爱下第十六 / 31

卷五 / 36

非攻上第十七 / 36

非攻中第十八 / 37

非攻下第十九 / 39

卷六 / 43

节用上第二十 / 43

节用中第二十一 / 44

节用下第二十二 阙 / 45

节葬上第二十三 阙 / 45

节葬中第二十四 阙 / 45

节葬下第二十五 / 45

卷七 / 51

天志上第二十六 / 51

天志中第二十七 / 53

天志下第二十八 / 57

卷八 / 62

明鬼上第二十九 阙 / 62

明鬼中第三十 阙 / 62

明鬼下第三十一 / 62

非乐上第三十二 / 68

卷九 / 71

非乐中第三十三 阙 / 71

非乐下第三十四 阙 / 71

非命上第三十五 / 71

非命中第三十六 / 73

非命下第三十七 / 75

非儒上第三十八 阙 / 78

非儒下第三十九 / 78

卷十 / 82

经上第四十 / 82

经下第四十一 / 85

经说上第四十二 / 89

经说下第四十三 / 93

卷十一 / 101

大取第四十四 / 101

小取第四十五 / 105

耕柱第四十六 / 106

卷十二 / 111

贵义第四十七 / 111

公孟第四十八 / 114

卷十三 / 119

鲁问第四十九 / 119

公输第五十 / 124

□□第五十一 阙 / 125

卷十四 / 126

备城门第五十二 / 126

备高临第五十三 / 132

□□第五十四 阙 / 133

□□第五十五 阙 / 133

备梯第五十六 / 133

□□第五十七 阙 / 134

备水第五十八 / 134

□□第五十九 阙 / 134

□□第六十 阙 / 134

备突第六十一 / 135

备穴第六十二 / 135

备蛾傅第六十三 / 137

卷十五 / 140

□□第六十四 阙 / 140

□□第六十五 阙 / 140

□□第六十六 阙 / 140

□□第六十七 阙 / 140

迎敌祠第六十八 / 140

旗帜第六十九 / 141

号令第七十 / 143

杂守第七十一 / 151

校勘记 / 155

出版说明

先秦时期,墨家与儒家分庭抗礼,并为显学。墨家提出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、非乐、非命、节用、节葬等口号,与儒家代表贵族利益、贯穿宗法思想的政治主张相对立,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愿望。墨家崇拜天和鬼神,这种思想为后世的道教所继承。墨家学说集中记录在《墨子》一书中。

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。通常认为墨子姓墨名翟,少数学者称墨子姓翟名乌。称墨子籍贯为鲁国人者居多,也有人说他是楚国人或宋国人。墨子具体的生卒年已不可考。《史记》没有为墨子立传,仅在《孟荀传》后对墨子的年世附带说了一句,也没有说清楚。大体来说他生活于春秋战国之交。

墨子为了实现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张,除了参与政治活动之外,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,在古代逻辑、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这些学术成果也都记录在《墨子》中。

《墨子》一书包括墨子本人亲笔写下的篇章和弟子们对他的言行的记录。还有一些篇章是墨家学派的后学们对墨子学说的阐述与发挥。这些都是研究墨家学派和墨子思想的重要资料。《墨子》中还有一部分是后人附益的文章,与墨家思想无关。

由于各种原因,墨学曾长期中绝,《墨子》一书也长期被人们误以为“亡佚”了。直至清代乾嘉学派无意中从《道藏》中发现了《墨子》,如获至宝,《墨子》才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。近年来,墨学升温,呈中兴之势。

清代毕沅最早点校《墨子》全书。他以明《道藏》为底本,并参校了

其它几种刻本以及传注和类书。其开拓之功为世人所称赞。人们同时也指出,毕沅的点校有不少疏漏。晚清学者孙诒让又以毕校本为底本,吸收王念孙、王引之、俞樾诸家成果,参以其他几种版本,又将《墨子》点校了一遍,编为《墨子闲诂》。孙诒让的劳作,将《墨子》点校推向了一个高峰。明《道藏》是旧本中最完整、最可靠的刻本,孙校是清代《墨子》点校的高峰,故而本点校选择明《道藏》为底本,以孙校本为主要校本,再行点校。凡孙校所吸收的前人成果,本校记中一般注明依孙校。

1944年重庆独立出版社刊行了吴毓江著《墨子校注》。这部著作集《墨子》版本研究、点校和注释之大成,近代人的成果大都汇集于其中。本点校以《墨子校注》为辅校本,凡取自该书者,一般注明依吴校。

第十卷有《经上》、《经下》、《经说上》、《经说下》四篇,关系密切。《经说》大致来说是《经》的注释、引申和增益之辞。吴校为表明《经说》与《经》的对应关系,逐条编号,且打乱了原文次序。本校点参照吴校和其他校本,也将这四篇逐条编号,但篇章和原文次序仍依《道藏》本之旧。

本书由中国道教学院朱越利教授校点整理。

【目录】^①

出版说明

卷一 / 1

亲士第一 / 1

修身第二 / 2

所染第三 / 3

法仪第四 / 4

七患第五 / 5

辞过第六 / 7

三辩第七 / 9

卷二 / 10

尚贤上第八 / 10

尚贤中第九 / 11

尚贤下第十 / 15

卷三 / 19

尚同上第十一 / 19

尚同中第十二 / 20

尚同下第十三 / 24

卷四 / 28

兼爱上第十四 / 28

兼爱中第十五 / 29

兼爱下第十六 / 31

卷五 / 36

非攻上第十七 / 36

非攻中第十八 / 37

非攻下第十九 / 39

卷六 / 43

节用上第二十 / 43

节用中第二十一 / 44

节用下第二十二 阙 / 45

节葬上第二十三 阙 / 45

节葬中第二十四 阙 / 45

节葬下第二十五 / 45

卷七 / 51

天志上第二十六 / 51

天志中第二十七 / 53

天志下第二十八 / 57

卷八 / 62

明鬼上第二十九 阙 / 62

明鬼中第三十 阙 / 62

明鬼下第三十一 / 62

非乐上第三十二 / 68

卷九 / 71

- 非乐中第三十三 阙 / 71
非乐下第三十四 阙 / 71
非命上第三十五 / 71
非命中第三十六 / 73
非命下第三十七 / 75
非儒上第三十八 阙 / 78
非儒下第三十九 / 78

卷十 / 82

- 经上第四十 / 82
经下第四十一 / 85
经说上第四十二 / 89
经说下第四十三 / 93

卷十一 / 101

- 大取第四十四 / 101
小取第四十五 / 105
耕柱第四十六 / 106

卷十二 / 111

- 贵义第四十七 / 111
公孟第四十八 / 114

卷十三 / 119

- 鲁问第四十九 / 119
公输第五十 / 124

□□第五十一 阙 / 125

卷十四 / 126

- 备城门第五十二 / 126
备高临第五十三 / 132
□□第五十四 阙 / 133
□□第五十五 阙 / 133
备梯第五十六 / 133
□□第五十七 阙 / 134
备水第五十八 / 134
□□第五十九 阙 / 134
□□第六十 阙 / 134
备突第六十一 / 135
备穴第六十二 / 135
备蛾傅第六十三 / 137

卷十五 / 140

- 第六十四 阙 / 140
□□第六十五 阙 / 140
□□第六十六 阙 / 140
□□第六十七 阙 / 140
迎敌祠第六十八 / 140
旗帜第六十九 / 141
号令第七十 / 143
杂守第七十一 / 151

校勘记 / 155

卷一

亲士第一

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

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，桓公去国而霸诸侯，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。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

吾闻之曰：“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；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，彼有自信者也。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；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

是故偏臣伤君，谄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之臣，上必有谄谄之下。分议者延延，而交苟者谄谄^①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

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暗，远臣则喑，怨结于民心。谄谀在侧，善议障塞，则国危矣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？杀其身而丧天下。故曰：“归国宝，不若献贤而进士。”

今有五锥，此其铍，铍者必先挫。有五刀，此其错，错者必先靡。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，灵龟近灼，神蛇近暴。是故比干之殢^②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沉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太盛难守也。

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

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^③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源之流也^④；千镒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夫恶有同方不取，而取同己者乎^⑤？盖非兼王之道也。

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潦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溪陕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堯堯者其地不育^⑥。王者淳泽^⑦，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

修身 第二

君子战虽有陈，而勇为本焉；丧虽有礼，而哀为本焉；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本不安者，无务丰末；近者不亲，无务来远；亲戚不附，无务外交；事无终始，无务多业；举物而暗，无务博闻^①。

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察迩来远。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；见不修行见毁，而反之身者也，此以怨省而行修矣。潜愿之言，无入之耳；批扞之声，无出之口；杀伤人之孩，无存之心；虽有诋讪之民，无所依矣。

故君子力事日强，愿欲日逾，设壮日盛。君子之道也，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。四行者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藏于心者无以竭爱，动于身者无以竭恭，出于口者无以竭驯。畅之四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隳颠^②，而犹弗舍者，其唯圣人乎！

志不强者智不达，言不信者行不果。据财不能以分人者，不足与友；守道不笃，遍物不博，辩是非不察者，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末必几，雄而不修者，其后必惰。原浊者流不清，行不信者名

必耗^③。名不徒生，而誉不自长。功成名遂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；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图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，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故彼智无察，在身而情^④，反其路者也。

善无主于心者不留，行莫辩于身者不立。名不可简而成也，誉不可巧而立也，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。思利寻焉，忘名忽焉，可以为士于天下者，未尝有也。

所染第三

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，五入必，而已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！

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由、伯阳^①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、周公。此四王者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夏桀染于干辛、推哆，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，厉王染于厉公长父、荣夷终，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公谷。此四王者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僂。举天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，晋文染于舅犯、高偃，楚庄染于孙叔、沈尹，吴阖闾染于伍员、文义，越句践染于范蠡、大夫种。此五君者所染当^②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范吉射染于长柳朔、王胜，中行寅染于籍秦、高强，吴夫差染于王孙雒、太宰嚭，知伯摇染于智国、张武，中山尚染于魏义、偃长，宋康染于唐鞅、佃不礼^③。此六君者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。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凡君之所以安者，何也？以其行理也。行理性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，而佚于治官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，

然国逾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、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

非独国有染也，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，淳谨畏令，则家日益，身日安，名日荣，处官得其理矣，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。其友皆好矜奋，创作比周，则家日损，身日危，名日辱，处官失其理矣，则子西、易牙、竖刀之徒是也^④。《诗》曰“必择所堪，必谨所堪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
法仪第四

子墨子曰：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仪。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，无有。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，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。百工为方以矩，为圜以规，衡以水^①，直以绳，正以县。无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五者为法。巧者能中之，不巧者虽不能中，放依以从事，犹逾己。故百工从事，皆有法所度。今大者治天下，其次治大国，而无法所度，此不若百工辩也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当皆法其父母奚若？天下之为父母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父母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学奚若？天下之为学者众^②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学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君奚若？天下之为君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君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故父母、学、君三者，莫可以为治法^③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故曰：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，其明久而不衰，故圣王法之。

既以天为法，动作有为必度于天，天之所欲则为之，天所不欲则止。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。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？以其兼而爱之、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兼而爱之、兼

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、兼而食之也。今天下无小大国，皆天之邑也。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。此以莫不牯牛羊^④，豢犬猪，絜为酒醴粢盛，以敬事天。此不为兼而有之、兼而食之邪？天苟兼而有食之，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？故曰：“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。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。”曰^⑤：“杀不辜者，得不祥焉。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？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^⑥，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。”

昔之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兼爱天下之百姓^⑦，率以尊天事鬼，其利人多，故天福之，使立为天子，天下诸侯皆宾事之。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兼恶天下之百姓，率以诟天侮鬼，其贼人多^⑧，故天祸之，使遂失其国家，身死为僂于天下，后世子孙毁之，至今不息。故为不善以得祸者，桀、纣、幽、厉是也；爱人利人以得福者，禹、汤、文、武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，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。

七 患 第 五

子墨子曰：国有七患。七患者何？城郭沟池不可守，而治宫室，一患也。边国至境，四邻莫救，二患也。先尽民力无用之功，赏赐无能之人，民力尽于无用，财宝虚于待客^①，三患也。仕者持禄^②，游者忧交^③，君修法讨臣，臣慑而不敢拂，四患也。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，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，四邻谋之不知戒，五患也。所信不忠^④，所忠不信，六患也。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，大臣不足以事之^⑤。赏赐不能喜，诛罚不能威，七患也。以七患居国，必无社稷^⑥。以七患守城，敌至国倾。七患之所当，国必有殃。

凡五谷者，民之所仰也，君之所以为养也。故民无仰则君无养，民无食则不可事。故食不可不务也，地不可不力也，用不可

不节也。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，不尽收则不尽御。一谷不收谓之谨，二谷不收谓之旱，三谷不收谓之凶，四谷不收谓之馈，五谷不收谓之饥。岁谨，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。旱，则损五分之二。凶，则损五分之三。馈，则损五分之四。饥，则尽无禄，禀食而已矣。故凶饥存乎国，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^⑦，大夫彻县，士不入学，君朝之衣不革制，诸侯之客，四邻之使，雍飧而不盛^⑧，彻骖騑，涂不芸，马不食粟，婢妾不衣帛，此告不足之至也。

今有负其子而汲者，队其子于井中，其母必从而道之。今岁凶，民饥道饿，此疚重于队其子^⑨，其可无察邪？故时年岁善，则民仁且良；时年岁凶，则民吝且恶。夫民何常此之有？为者寡，食者众，则岁无丰。故曰：“财不足则反之时，食不足则反之用。”故先民以时生财，固本而用财，则财足。

故虽上世之圣王，岂能使五谷常收，而旱水不至哉！然而无冻饿之民者，何也？其力时急，而自养俭也。故《夏书》曰“禹七年水”，《殷书》曰“汤五年旱”，此其离凶饿甚矣。然而民不冻饿者，何也？其生财密，其用之节也。

故仓无备粟^⑩，不可以待凶饥；库无备兵，虽有义不能征无义。城郭不备全，不可以自守。心无备虑，不可以应卒。是若庆忌无去之心，不能轻出。夫桀无待汤之备，故放。纣无待武王之备，故杀。桀、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。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，何也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。故备者国之重也。食者国之宝也，兵者国之爪也，城者所以自守也，此三者国之具也。

故曰：以其极役，修其城郭，则民劳而不伤；以其常正，收其租税，则民费而不病。民所苦者，非此也。苦于厚作敛于百姓^⑪，赏以赐无功，虚其府库，以备车马衣裘奇怪。苦其役徒，以治宫室观乐。死又厚为棺槨，多为衣裘。生时治台榭，死又修坟墓。故民苦于外，府库单于内。上不厌其乐，下不堪其苦。故国